



唐類函

四十九

薪	庭燎	燭	燈	烟	烽	火	火部
錢	銅	銀	金	寶	珍寶部	灰	炭
珠	瑪瑙	珊瑚	貝	珠	璧	瑤璋	玉
						瑤瑁	車渠

13
2413
49



13
2413
49

唐類函卷一百六十三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樵李項鼎鉉校訂

火部

庭燎

烽燧

煙

炭

燈

燭

○火

一類聚

釋名曰火化物也亦言燬也物入即皆毀壞也 春

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 易曰離為火 又曰

燥萬物者莫燠乎火 又曰火就燥 尚書曰滌火

粉米 畫為火形也 又曰洪範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

上作苦 又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言火逸而 天吏

逸德烈于猛火 又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

猶可撲滅 火炎不可向近尚可撲滅諭 禮記月令

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又曰仲春無焚山林 左

傳曰火龍黼黻 又曰郊子曰炎帝以火紀官故為

火師而火名 又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

心鶉星味鶉首也 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 謂火

官配食於火星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見南方則令

民放火建戌之月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

內火以禁放火者也 又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家

語曰堯火帝而王尚赤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

取火 白澤圖曰火之精宋無忌 韓詩外傳曰音

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東

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

藏於困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歛無已昔桀紂殘賊

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此是君之福也 莊

子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以指盡前薪

而不滅譬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 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

五木以為火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

燒國哀公懼自將眾趨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不救

火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

苦而無賞此火所以不救也事急不及以罰救火者

盡賞之則舉國不足以賞於民請從行罰乃下令曰
 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令下未遍火已滅矣 又曰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對曰可矣何不試焚
 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能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
 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
 左右各三千人 詳政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五味
 九沸九變火為之紀 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燃而
 為火 陽燧金也日高三四丈則向日燥 抱朴子
 曰南海之中蕭丘之中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秋
 滅丘方千里營火起時此丘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

著此木木雖為火所著但小焦黑人或以為薪者如
 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無窮
 又夷人取木華績以為火浣布木皮亦剝以灰煮為
 布但不及華細好耳 又曰有白鼠大者重數斤毛
 長三寸居空木中其毛亦可績為布故火浣布有三
 種焉 又曰吳世姚光有火術吳主積荻千束火焚
 荻了盡光恬坐灰中振衣而起 詳 孫子曰凡火攻
 有五 一曰火人 二曰火積 三曰火輜 四曰火庫 五曰
 火燧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野火之起也若雲蜺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乃伏

兵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萬弩夾道暮火舉而俱發涓夜至見白書乃舉火燭讀之未畢萬弩俱發涓敗死 又曰騎劫攻卽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刃其角結火其尾穿城而出壯士隨牛後火光明炫耀燕軍視牛皆龍文所觸輒死 漢書曰項王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焚其宮室火三月不滅 東觀漢記曰鄧暉爲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 又曰廉范爲蜀郡成都地迫屋狹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復弊之失火者日

屬范今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悅

詳太守

又曰梁鴻

牧豕長安上林苑中失火延人家問所燒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言少鴻願以身作躬執其勤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適爲長史迫取數百鷄以長繩連脚皆繫火一時驅放飛過漸集于羌營火皆然 吳越春秋曰越王思報吳冬則抱水夏則握火 列女傳曰梁姑姊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戶告人曉邪被不義之名何向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 樊英別傳曰英隱於壺山嘗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

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今記其
 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黑雲平旦從東起須
 史大雨火遂得滅 汝南先賢傳曰郭慮從南郊舍
 酒東北三嘆云齊失火以厭之後齊果上火事 又
 曰蔡君仲有至孝之心母終棺在堂西舍失火將至
 君仲伏屍號哭火越向東家 陳留耆舊傳曰劉昆
 為江陵令民有火災昆向火叩頭即霽然下雨詔問
 反風滅火虎北渡河何以致此昆曰偶然爾帝曰此
 長者之言也 列仙傳曰審封子黃帝陶正掌火能
 作五色煙 又曰陶安公六安治師也數行火一旦

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

天通詳神仙傳曰樂巴為尚書正旦會得酒西南

漱云成都市失火漱酒作雨詳英雄記曰周瑜鎮

江夏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無船乘解從漢水下住

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輕船走舸百數艘艘有五十

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然則迴船走去去復還燒者須

臾燒數千解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遁去 山海經

曰厭火國獸身黑色火出其口中言能吐火 三輔黃圖

曰秦始皇帝葬驪山六年之間為項王所發牧兒墮

羊冢中燃火求羊燒其擲藏 玄中記曰南方有炎

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
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火不然山上但
出雲氣而草木生葉枝條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
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
此山下取柴以爲薪燃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
浣布 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岸
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取之積薪
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火中燃其毛不焦斫刺
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錐鍛其頭數十下乃死以其
口向風須臾便活而起以石上蒿蒲塞其鼻即死

其腦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 又曰有火
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曰山可百里
許取其獸毛績以爲布名曰火浣布國人衣服之垢
澆以水浣濯之終日不絜以火燒布兩食久許出其
垢卽去白如雪 廣志曰火洲在南海中火燃洲其
木不死更鮮 博物志曰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表
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也 異苑曰臨邛有火井漢
室隆則炎赫彌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 又曰晉惠
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漢高斬白蛇劍王莖
頭等 搜神記曰糜竺常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

路次有好新婦從竺求寄載行二十餘里新婦謝去
 謂竺曰我天使去當往燒東海糜家感君見載故以
 相語竺因請之曰不可不得不燒君快去我緩來日
 中必火發竺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地鏡圖曰黃金之見為火 括地圖曰神丘有火
 穴光照千里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按
 百家書宋城門失火自汲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
 但就把之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
 門冬至之後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子推
 笑林曰某甲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暝不得火

催之急門人忿曰君責之亦大無道理今聞如漆
 何以不把火照我我當得見鑽火具

火二初學記

譙周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血燧人初作燧火人始
 燔炙元命苞曰火之為言委隨也故其立字人散子
 者為火說文曰燠蒸火也煨盆中火也燹火飛也頰
 燭火光也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春秋繁露曰
 若人君惑于讒邪內離骨肉外踈忠臣咎及于火則
 大旱必有火災春秋潛潭巴曰火從井出有賢士從
 人起火明賢者象賢者屈滯象從井出周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

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又春秋繁露曰若火不炎上

秋多電由王者視不明也國語曰火焚其彝器子孫

為疑由王者茂棄五則也則常風俗通曰夫火者南方

陽光輝為明聖人嚮之而治取其象也

流鳥魚豢典畧曰秦伯出獵至於咸陽有大鳥流下

既渡河有火自上復下至外照內陰湛方生論曰

張隱文外照無納影之能內鑒無朗闇之功

爨柘淮南子曰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登庫

構祠左傳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

鳴呼曰大楚興東緼徙薪漢書曰蒯通曰臣之里

姑以為婦盜遣之里毋即束緼請火恒譚新論傳曰託言

謂曰此有火災即更為曲突而遠徙其薪光戟生

矛沈約宋書曰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伐長沙每

句家曰矛端生火其妻敗訾既謂蔽窓魏收後

祖瑩好學以書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後魏書曰

火也塗其隙白圭之行堤也塞其連雞結牛類聚

珠杆國語曰楚王孫圉聘于晉謂趙簡子曰

殿屋之為圓泉方井燄燄烈烈尚書曰無若火始

兼荷華者以狀火祥燄燄烈烈尚書曰無若火始

其絕則莫我敢遏泥中水上魏收後魏書曰張天

在水上未濟臨卞井神丘穴類聚延北閣越東

援焉仙公因吐氣火赫然從口而出須臾火滿室坐客皆熱脫衣矣介子焚晉文公焚

死焚雉裘晉帝焚頭裘濡馬褐救火焚柏梁建章以厭火而作燒

夷陵白起攻楚叫宋廟或叫宋太廟曰禧禧出出焚

吳宮秦始皇時吳宮吏以抱薪救薪而救火起屋

厭漢書言越俗書焚室鄭子產書焚室而罰焚萊司

官署晉尚書荀顛曰近太祝署失火燒三間半署在燒

問主者以詔聞顛責尚書濡帷從易林濟濡帷幕鬱

脫械救劉榮坐事郡付縣獄為野火所及災西門西

之外天災有幣無牲禳回祿鄭子產禳火於玄冥回

用馬祀盤庚皆非禮禳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

劍飛武庫晉武庫火累伐寶盡象奔吳師傳曰楚昭

象以奔吳師謂丹丘千年拾遺錄云丹秦宮三月類

聚望而畏之火裂民望而畏蹈而死者論語水火吾

矣廟焚則哭禮有焚先人之廐焚則拜鄉人之為火

來者兵猶火也弗戢將鄭其火乎鄭鑄刑書士文伯曰

而作火火用馬於四墉宋樂喜使祝宗用馬於四墉

出而象之國不市大為社稷積陰之氣故祝之

禳禳於四方方振除火災禮也子產陽精炎德

生木剋金陽精上騰炎氣旁達雖政在

救災而仁唯愛物徒望成都之雨誰反江陵

之風配五行而攸序備六府而孔修季桓為

政猶止傷人 尼父退朝不問乎馬

詩 梁庾肩吾遠看放火詩曰風前細塵起月裏黑煙

生發燄看喬木侵光識遠城

賦 潘尼火賦曰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淳剛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形生於未兆聲發於無象尋之不得其根聽之不聞其響來則莫見其跡去則不知其往似大道之未離而元氣之瀕濇故能博瞻羣生資育萬類盛而不暴施而不費其變無方其用不置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平變羶腥酒醴烹飪于斯

獲成爾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陳和羹酉醪旨酒釀醇

烹鼈煮鼉灼龜臠鱗若乃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制

戎器以戒不恭砥鍊兵械整飾軍容四海康乂邊境

無寇韜弓戢劍解甲釋胄銷鏑為耒鑄戈為擗戰士

反於耕農戎馬放乎外廐及至焚野燎原陸一作火

赫義林木摧一作拉沙粒並一作煎糜騰光絕覽雲散

霓披遂及衝風激揚炎光奔逸玄煙四合雲蒸霧萃

山陵為之崩弛川澤為之涌沸去若風驅疾如電逝

芬輪紆轉倏忽橫厲蕭條長空野無子遺無隰不灰

無垸不燧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榛蕪既除

九野謐清蕩枝瘁於凜秋候來春而改生其揚聲發怒則雷電之威也明照遠鑒則日月之暉也甄陶品物則造化之制也濟育群生則天地之惠也是以上聖人擬火以制禮鄭僑據猛以立政功用關乎古今勲績著乎百姓戴逵流火賦曰火憑薪以傳燄人資氣以享年苟薪氣之有竭何年燄之恒延

文晉成公綏戒火文曰余家遭火屋宇焚盡器用廓然乃造於四隣以爲戒火文曰經籍爲灰篇章爲炭論朱玄微火不熱論曰朱先生遊於河洛之間將舍逆旅遇逆旅之火有主人翁夷焉先生寒裳下車環

而窺之則喘喘然死矣先生曰嘻火之盛物一至此哉弟子孔琨進曰異乎先生之談也夫火之熱在羣形則焚燎消鑠在肌膚則灼爛湮滅奚言物之盛矣

○烽燧

藝文類聚

甘氏天文占曰權舉烽表遠近沈浮權四星在軒轅尾西邊地警備烽候相望虜至則舉烽火十丈如今井桔槔火錘其頭若警備急然火其頭放之權重本低則木仰見烽火玄女戰經曰諸見舉烽火煙光傳言虜且欲起欲知審來否以言者時所加之得陽者不來得陰者爲來法墨子曰烽火已舉言寇所

從來多少 史記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為烽
燧火鼓似有寇至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
乃大笑 漢書曰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
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 東觀漢記曰廉范
為雲中太守始到烽火日通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
移書旁郡求助吏白今虜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檄范
不聽遂選精兵自將出至近縣令老弱城守而追之
又曰馬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
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又曰郭伋為并州伋知盧芳風賊難卒以力制常

嚴烽候明購賞 述征記曰戲水注渭東有周幽王
壘昔幽王亟舉烽以悅褒姒犬戎遂伐周諸侯玩而
弗至戰敗死于斯地 蔡邕徒朔方上書曰既到徙
所乘塞守烽職在望候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
草致章闕庭 庾闡揚都賦注曰燧火以炬置孤山
頭皆緣江相望

書蔡謨與弟書曰軍中耳目當用鼓烽烽可遙見鼓
可遙聞形聲相傳須臾百里非人所及想得先知耳
近別菽麥者皆當解之而王苟諸人癡頑之甚乃至
於是常令人怪之然烽鼓之法當豫敕諸軍見烽聞

鼓便嚴而此間恒舉烽之後須文書上言乃符遊軍
須被符乃當嚴昔年石頭夜半舉烽至明日食時臺
中乃知弟在石頭時隅中舉烽至下晡遊軍故未嚴
此卽是荷晞等覆車之軌也

○煙藝文類聚

說文曰煙火氣也焞焞然也 春秋繁露曰人之言
醯去煙此奇怪也非人所意也禍福利害無有奇怪
乎 列子曰趙襄子狩於山中籍芴燔林燭赫百里
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之鬼物察之則
人焉 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

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
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
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
又曰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憤於中而形於外
也譬水之下流煙之上尋火從南反夫又孰推之
又曰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惑也 謝承後漢書
曰吳郡徐相爲長沙太守常食乾飯不發煙爨 許
邁別傳曰邁少名映有道術高平閭慶就映受業慶
方去映爲燒香皆五色煙出映亦自去莫知所在
列仙傳曰窳封子黃帝時人爲陶正有神人過之爲

其掌火能令火出五色煙教其積薪自燒而隨煙上下猶有骨時人葬之

煙二初學記

周禮蠲氏掌去鼃鼃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活凡水蟲無聲音書曰符堅之將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後為慕容冲所滅後魏書曰慕容超之將亾也南郊柴燎燄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火盛煙滅國其亾乎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鷓繞煙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為立臺

號曰思煙又曰負嶠山西有星池出爛石常浮于水

色紅質虛似肺燒之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

雲雲徧則成香雨雲火含水滅顏延之連珠曰

火柱懷蠹而蠹殘柱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柱折

漢書曰漢元帝時有童謡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

流金噪鷓去鼃漲天連雲沈約宋書曰桓

陵口下範之屯覆舟山西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東

北風急因命縱火煙漲天謙等諸軍一時土崩

向熏鑪銘曰中有蘭麝朱火五色四合上詳類聚

賦曰玄梁簡文帝煙詩曰浮空覆雜影含樹密花藤乍如

洛霞發頗類巫雲登映光飛百仞從風散九層欲持

翡翠色時出鯨魚燈 陳張正見浦狹村煙度詩曰
茅蘭夾兩岸野燎燭中川村長合夜影水狹度浮煙
收光暗鳥弋分火照漁船山人不炊桂樵華幸共然

○燈藝文類聚

說文曰錠謂之燈 呂靜韻集曰無足曰燈有足曰

錠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乃有人

引美人衣者美人挽絕其冠纓 漢書曰金枝秀華

庶旄翠旌金枝銅燈百一十枝秀華中主有光華也 又曰武帝思念李

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燈燭

帷幄而令帝居他帳墜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而不

得就視 又曰董卓燃臍為燈 漢武內傳曰西王

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我當暫來帝至日掃除宮

內燃九光之燈 劉向別傳曰待詔馮商作燈賦

荀采傳曰荀采爽女為陰瑜妻而夫蚤亡爽逼嫁與

太原郭奕采入郭氏室暮乃去其帷帳建四燈歛色

正坐郭氏不敢逼 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夜宴設

琉璃屏風列金麻油燈於內外如無屏風 語林曰

稽中散燈下彈琴見一人黑衣康乃吹燈滅口恥與

魍魅爭光 張敞東宮舊事曰宮有銅駝一作頭燈

二銅倚燈三供戶外用夕供油七合太子納妃有金

塗四尺長燈一銀塗連盤短燈二金塗連盤鴨燈一鄴中記曰石虎正旦會於殿前設百二十枝燈

風俗通曰邳伯夷宿亭止樓上燃數燈夜有魅來伯夷趣之以燈照乃老狸也 離騷曰娛酒不廢沈日

夜蘭膏明燭華銅錯言燈錠盡銅琢禽獸有華英也

燈二初學記

西京雜記曰漢高祖入咸陽宮秦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螭螭口銜燈然則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盈盈焉又曰長安巧工丁緩作恒滿燈九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音王朗秦故事曰百華燈樹正

月朔朝賀殿下設于三階之間端門外設三尺五尺

燈月照星明雖夜猶晝拾遺記曰海人乘霞舟以雕

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亦曰通霞臺然

龍膏為燈火色曜百里煙色如丹洞冥記曰漢武然

芳苾燈於閣上光色紫有白鳳黑冠黑龍鼻足來戲

於閣又曰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為屑以淳蘇油和

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以麟鬚拂拂霜蛾赴

燈者芳苾草出奔盧國霜蛾如蜂淮南子萬畢術曰

取蚌脂為燈置水中即見諸物事對豹髓 龍膏詳並

叙事 駝頭 鳳腦上詳類聚拾遺記曰周穆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烈蟠龍膏之燭徧于

宮內行有鳳腦之上詳敘事芳苒 蘭膏下詳類聚銅倚 玉

枝上詳類聚葛籠 荷蓋沈約宋書曰高祖清簡寡

燈籠下詳敘事 百枝 九光傳玄朝會賦曰華燈若乎火

詳鳳腦注 夙脂 鳳膏並詳敘事 恒滿 常生上詳敘事

詩晉習鑿齒詩曰煌煌閑夜燈脩脩樹間亮燈隨風

焯焯風與燈升降 齊謝朓詠燈詩曰發翠斜谿裏

蓄寶宕山峯抽莖類仙掌銜光似燭龍飛蛾再三繞

輕花四五重孤對相思夕空照舞衣縫 梁簡文帝

詠籠燈絕句詩曰動燄翠帷裏散影羅帳前花心生

復落明銷君詎憐 梁紀少瑜詠殘燈絕句詩曰殘

燈猶未滅將盡更揚暉惟餘一兩爛裁得解羅衣

梁王筠詠燈擊詩曰百華曜九枝鳴鶴映水池朱光

本內照丹花復外垂流暉悅嘉客翻影泣生離自銷

良不悔明白願君知 梁吳筠燈詩曰昔在鳳凰闕

七采蓮花莖陸離看寶帳爛熳照文屏檐艷煙光轉

氛氳霧裏輕能方三五夜桂樹月中生 梁范靖妻

沈氏詠燈詩曰綺筵日已暮羅帳月未歸開花散鶴

彩含光出九微風軒動丹燄水宇淡清輝不羞輕蛾

繞唯恐曉蠅飛 陳江總三善殿夜望山燈詩曰百

花疑吐夜四照似含春的的連星出亭亭向月新採

珠非合浦贈珮異江濱若任扶桑路堪言並日輪

賦漢劉子駿燈賦曰惟茲蒼鶴修麗以奇身體刻削

頭頸委蛇負斯明燭躬含水池明無不見照察纖微

以夜繼晝烈者所依 魏殷臣鯨魚燈賦曰橫海之

魚厥號惟鯨普彼鱗族莫之與京大秦美焉乃觀乃

詳寫載其形託於金燈隆脊矜尾鬣甲舒張垂首俛

視蟠於華房狀欣欣以竦峙若將飛而未翔懷蘭膏

於胷臆明制節之謹度伊工巧之奇密莫尚美於斯

器因綺麗以致用設機變而罔賈匪雕文之足瑋差

利事之為貴永作式於將來跨千載而弗墜 **晉夏**

侯湛缸燈賦曰殊珍寶器奇像妙工取光藏煙致巧

金銅融冶甄流陶形定容爾乃隱以金翳疏以華籠

融素膏於回槃發朱耀於綺窓宜耀蘭堂騰明廣宇

焰煜燦于茵筵煥炤炳乎屏組 晉孫惠百枝燈賦

曰曄若雲停爛似星布 晉范堅蠟燈賦曰爾乃旋

閑房升玉榻列華槃鏤凝蠟浮炷頽其始然秘闈於

是闔旁映文楹仰暉丹楸赫如燭龍吐輝爛若翳陽

復旭 梁簡文帝列燈賦曰何解凍之嘉月值冀莢

之盡開草含春而動色雲飛采而輕來九微間吐百

枝交布聚類炎洲踈同火樹競紅葉之晨舒茂丹螢

大邪

之昏驚蘭膏馥氣芬炷擎心寒生色淺露染光沈
周庾信燈賦曰九龍將暝三爵行棲瓊鈎半上弱木
全低窻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闥翡翠珠被流蘇
羽帳舒屈膝之屏風掩芙蓉之行障卷衣秦后之牀
送枕荆臺之上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密
氣雜燒蘭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玩膏照灼
動鱗甲於鯨魚燄光芒於鳴鶴蛾飄則碎花亂下風
起則流星細落况復上蘭深夜中山階清楚妃留客
韓娥合聲低歌著節游絃絕鳴輝輝朱熿焰焰紅榮
乍九光而連彩或雙花而並明寄言蘇季子應知餘

照情 梁江淹燈賦曰淮南王信自華命綵女餌丹
砂學鳳音紫霞沒白日沈掛明燈散玄陰顧謂小山
儒士斯可賦乎於是佞瑟而言曰若大王之燈者銅
華金擎錯質鏤形碧爲雲氣玉爲仙靈雙流百枝艷
帳充庭照錦地之文席映綉柱之鳴筆恣靈修之浩
蕩心何疑而永平茲侯服之誇誕而處士所莫營若
庶人燈者非銀非珠無藻無綺心不貴麗器窮於樸
是以露冷帷幔風結羅紈螢已引桂蛾欲辭蘭秋夜
如歲秋情若絲怨此懷抱傷此秋期必丹燈坐歎欲
說忘辭至夫霜封園橘木裂池蓀雲雪無際河海方

昏冬膏既凝冬箭未度情連冬心寂歷冬暮亦復朱
燈空明但為君故

贊晉支曇諦燈贊曰既明遠理亦弘近教千燈同輝

百枝並曜飛煙清夜流光洞照見形悅景悟旨測妙

銘漢李尤金羊燈銘曰賢哲勉務惟日不足金羊載

耀作明以續 晉傅玄燈銘曰是是華燈含滋炳靈

素膏流液玄炷亭亭丹水陽輝飛景蘭亭 魏嵇康

燈銘曰肅肅宵征造我友盧光燈吐耀華縵長舒

○燭藝文類聚

周禮曰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供賁燭賁麻燭也祭祀

供明燭以燧取明禮記曰侍坐燭至起異書又

曰燭不見跋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又孔子曰嫁女

之家三夜不息燭思離親也 尚書大傳曰晉平公

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

學者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文

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蘭膏以明自銷 韓子曰鄭人

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

燭燕相受書曰舉燭高明高明者舉賢而任之 史

記曰始皇塚中以人魚膏為燭 謝承後漢書曰巴

祗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闇瞑之中不燃官燭 列女

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其鄰婦李吾之屬合燭夜績徐最貧而燭不屬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掃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闇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世說曰王君夫和糖澳釜石季倫以蠟燭灼炊 玄晏春秋曰計君又授予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匈奴傳不識棠梨孫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棠梨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也予於是乎曠然發寤 地

鏡圖曰相玉見美女子載燭行壇陰從其所出入處

石中有玉矣

燭二 初學

儀禮曰燕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

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為燭於門外陸士衡王詩

草木疏曰木麥擣為燭明如胡麻燭後魏書曰世祖

南伐劉義恭獻蠟燭 對照壁 映書 戰國策曰甘

出關遇蘇季子曰江上夜女有家貧無燭者夜女相與欲去之無燭者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至獨掃室而無燭鄰舍有燭光穿壁引其光以書映而讀之
絕纓 陳席 司馬彪戰畧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

告王王曰人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

乃命曰群臣皆絕去冠纓然後上燭下詳類聚

益明坐閣王符替夫論曰隅燭之施明於幽室也

以成大光下詳類聚美女戴飛蟲夫上詳類聚武王晨舉少翁夜張王克論衡曰武王伐商兵

備下

燭三帖

以繼傳以燭不操蜀志晝不操龍銜盤龍銜燭鳳銜銜蓮

隅坐執禮童子隅夜遊乘古詩曰晝短若夜賦詩刻

蕭文瑛丘令楷江拱並以文稱竟奕棋執後魏甄琛

凌王夜集賦詩約四韵刻燭一寸奕棋令蒼

頭執燭睡加杖奴曰郎侍君息尚書大傳曰后夫人

君若為讀書不敢辭將侍於君前息燭後

舉留賓待長袖留賓滅燭留髡齊威王問淳于髡飲

男女同席堂上滅燭主人留髡而送客羅執燭投顛

儒襟解微聞薈澤當此之時能飲一石執燭何見

晉書云周顛弟嵩嘗因酒以所執燭投之非燭何見

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又曰男子入

禮記治國而無禮譬如終夜無燭則止內女子出門

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無燭則止

齊謝朓詠燭詩曰杏梁賓未散桂宮明欲沈峻色

輕帷裏低光照寶琴徘徊雲髻影灼爍綺疏金恨君

秋月夜遺我洞房陰梁孝元帝詠池中燭影詩曰

魚燈且滅燼鶴燭暫停輝自有銜龍燭青火入朱扉

映水疑三燭翻池類九微入林如燐影度渚若螢飛

河低扇月落霧上珠星稀章華終宴所飛蓋且相追
又古意詠燭詩曰花中燭焰焰動簾風不見來人
影迴光持向空 梁簡文帝和詩曰花中燭似將人
意回憶啼流膝上燭焰落花中 梁庾肩吾燭影詩
曰重燄垂花比芳樹風吹水動俱難住春枝拂岸影
上來還杯繞客光中度 梁劉孝威和簾裏燭詩曰
開關簾影出參差風焰斜浮光燭綺席凝滴汗垂花
又襍飲嘉樂殿詠曲水中燭影詩曰火浣花心猶
未長金枝密焰已流芳芙蓉池畔涵停影桃花水脉
引行光 梁王筠詠蠟燭詩曰執燭引佳期流影度

單帷通朧別繡被依稀見蛾眉
為疑所恐恩情改照君尋覆棊 梁劉孝綽賦照棊
燭詩曰南皮絃吹罷終奕且留賓日下房櫳閣華燭
命佳人側光全照局迴花半隱身莫辭纖手倦羞令
夜向晨 唐太宗詠燭詩曰焰聽風來動花開不待
春鎮下千行淚非是為思人 又曰九龍焰焰動四
照逐花生卽此流高殿堪持待月明

賦晉傅咸燭賦曰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懷與同行
夜飲以忘愁顧惟燭之自焚以致用亦猶殺身以成
仁矣蓋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暝匪火不彰故

六龍銜燭於北極九日登曜於扶桑日中則吳月虧
於望時邁靡停晝不干常背三接之昭昭卽厥開之
有傷何遠寓之多懷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
待鷄鳴之未央徒伏枕以展轉起然燭於閑房揚丹
輝之焯焯熾朱焰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
朝陽慨顧景以增歎孰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悄悄
遂命樽而設觴爾乃延僚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
高談既倦引滿行盈樂飲今夕寔慰我情 梁簡文
帝對燭賦曰雲母窻中合花氈茱萸幔裏鋪錦筵照
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不須然下弦三更未有月

中夜繁星徒依天於是挂同心之明燭施雕金之麗
盤眠龍傍繞倒鳳雙安轉辟邪而取正推靈牕而畏
寬綠炬懷翠朱燭含丹豹脂宜火牛膝耐寒銅芝抱
帶復纏柯金藕相縈共吐荷視橫芒之昭曜見密淚
之蹉跎漸覺流珠走熟視絳花多宵深色麗焰動風
過夜久唯煩缺天寒不畏蛾菖蒲傳酒座欲闌碧玉
舞罷羅衣單影度臨長枕煙生向果盤廻照金屏裏
脉脉兩相看 梁元帝對燭賦曰月似金波初映空
雲如玉葉半從風恨九重兮夕掩怨三秋兮不同爾
乃傳芳醪揚清曲長袖留賓待華燭燭燼落燭華明

花抽珠漸落珠懸花更生風來香轉散風度焰還輕
本知龍燭應無偶復訝魚燈有舊名燭火燈光一雙
炷詎照誰人兩處情 周庾信對燭賦曰龍沙鴈塞
甲應寒天山月沒客衣單燈前桁衣疑不亮月下穿
針覺最難刺取燈花持桂燭還却燈檠下燭盤鑄鳳
銜蓮圖龍並眠燼高疑數翦心濕暫難然銅荷承淚
蠟鐵鍊染浮煙木知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今得錢
蓮帳寒檠窻拂曙筠籠熏火香盈絮傍垂細溜上繞
飛蛾光清寒入燄暗風過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
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苑芙蓉池泰皇辟惡不足道漢

武胡香何物奇晚星沒芳蕪歇還持照夜遊詎減西

園月

銘晉傅咸燭銘曰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景龍擬
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啓徐陵謝敕賚燭監賞答齊國移文啟曰昔班彪草
移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始自今
恩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鼯鼠漢臣射覆之言
魏士投壺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燃更慙
良吏霄光可學乃會耆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
述私榮傳之方策 劉孝儀謝女出門官賜紋綃燭

啟曰孝儀啟左右素文成奉宣旨宜知臣私營發遣
垂賜紋綃二十四匹燭二十挺臣家本貧敝事多蹇闕
桓室金縷本非所宜孟姬作具猶若未周殊澤曲臨
珍華兼重制爲美服雙綺易傳秉而不息三夜有待
臣名品卑末事隔榮賜慈渥之隆實見因心小人賤
微豈能勝報不忘云云

○庭燎

藝文類聚

說文曰庭燎大燭也 毛詩曰庭燎美宣王因以箴
之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變聲鏘
鏘 禮記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說苑曰齊

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東野
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
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
士期年而不至夫士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
方之士皆自論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
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桓公曰善禮之期月而士
至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八年十二月有司奏庭
燎在公車門外今更集議舊在端門內施詔曰尚書
奏九年庭燎當在端門內元明帝時在公車門內可
依舊安司徒錄公命當率由舊章宜在端門內 晉

中興書曰哀帝興寧元年詔庭燎樹端門內 趙書曰石勒造庭燎於幢末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待燎緝繳上下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闔闔前設庭燎皆二合六處皆六丈

詩晉傅玄庭燎詩曰元正始朝享萬國執圭璋枝燧若火樹庭燎繼天光

表魏王朗冬臘不得朝表曰拘守留職曠離車駕况乃踐長於至迎始於臘履端於正連歷天人三朝之元慶而無綠祗奉玉爵以獻萬壽霄夢庭燎之光晨想百華之耀

○薪藝文類聚

易曰古之死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毛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曰能負薪幼曰未能負薪 左傳曰厥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又曰晉楚戰於城濮楚左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薪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左師潰 管子曰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棹然後炊之雕卵然後淪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 晏子曰景公遊壽

宮賭者年負薪有饑色公喟然令吏餐之 鄧析書
 曰譬猶拯溺而碰之以后救火而投之以薪 又曰
 抱薪爇火燥者先著 論衡曰或伐薪於山輕小之
 木合而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
 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去由此以
 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
 其猶薪者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材
 不明道難行人不能用也 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
 日乃得見王說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
 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

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
 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漢書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
 之於群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又曰朱買臣字翁
 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刈薪樵出賣以給食
 檐束薪行且誦書 范曄漢書曰戴封拜議郎遷西
 華令大旱封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大
 雨至遠近嗟歎 晉中興書曰范汪家貧好學燃薪
 寫書寫書既畢誦讀亦竟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以
 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
 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問其故母曰有急

客吾噬指以悟汝耳 又曰侯瑾甚孤貧依宋人居
晝為人傭賃暮輒然柴薪以讀書 吳越春秋曰季
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傍有
委金季札見之謂薪者曰子來取此金薪者曰何子
居之高視之卑五月被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 神
仙傳曰樵先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先從村頭一家起
而復始 世說曰荀公曾在晉武帝坐賜食荀進飯
即謂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帝密遣問
外答云實是故車脚 搜神記曰涼輔廣漢人也時
旱以五官掾出禱積薪柴自焚須臾而雨作 後漢

張奐報崔子玉書曰今月三日舉家居來此本非所
規貪突賊陣

薪二帖白

刈楚薪言刈其楚樵桑詩樵彼桑薪 械樸詩云
薪之枯梧列子曰枯梧樹者鄰父曰枯梧不擊
斧擊桐薪不待利之徒曲突徙薪 虞候守傳數之薪蒸
日薪小 有司收以月令冬季命有司收秋薪柴 供祭祀
委人以法供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供其薪芻喪紀
供薪蒸木材軍旅供委積之薪芻凡陳材共野委注
野委謂廬宿止薪芻也 炙筆硯顏斐字文林為東
又九式七日芻林之式 伐鬼薪漢法罪人徒者使 束濕薪使
輸相時納備 寒用炙筆硯 卷二百六十三 三千 薪 炭

漢中尉嚴酷時人語曰無浸獲薪有冽洿泉無浸獲
謹上標下如東濕薪薪契契寤歎哀我
憚人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不流束薪詩東薪
人亦可息也大東詩刺人勞也詩

○炭帖白

陰陽為輕重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濕火勝則冬至

炭於衡各一端令通停冬至陽氣至則合水炭仰而鐵低夏至則炭低而鐵仰也

炭於繩也何時而合注熾位寺人柳有寵太子佐

炭於位太子將至則去炭於位太子將至則去

炭晉羊琇屑炭天帝裝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薛燭曰

炭和作獸形天帝裝當造之時雨師麗歸雷公擊

炭索蛟龍捧爐林衡掌周禮林衡掌炭之徵令以豫讓

吞史記王莽禁王莽欲防人盜鑄伐薪為月令季秋乃

掘山得交州記曰竈頭山越陳其隧炭楚獲吳舟使

而墮之及泉盈其廢於爐炭不得怒自投于林廢於

隧炭陳以待命廢於爐炭

啓梁庾肩吾謝資炭啓曰識慙曼倩似見昆明之灰

清槐伯鸞不復因人之熱梁劉孝威謝東宮資炭

啟曰洛城雪深不見海神之跡滹沱冰合無待王霸

之覘聚而為岳大壯黑山稱之以船將重牙獸鑪生

烽焰室滿紅光雉裘入而識奢鼠布焚而無汚

○灰帖白

卷一百六十三 三二 炭灰

環月暈

淮南子畫隨灰而暈闕注云以蘆

應律飛

書以葭葶灰實律之端按律而三斗洗腸

用三斗

候之其月氣至則飛灰而管通

太守為都督王陵所奏

船染舍

魏畧曰文欽為廬江太守為都督王陵所奏

乎聞足下起染

禁其棄道

舍故作此灰耳

死而不

國曰死灰獨不然乎

昆明劫灰

明池悉是灰墨有外國胡道

心若死灰

人云此是天地劫灰之餘

積而止水

從風揚琰用而破敵

後漢楊琰為零陵太守時蒼梧

灰軍中從風散灰賊

不得視因以收之

詩隋岑德潤詠灰詩曰圖規暈不歎氣改律還虛欽

燃愁獄吏弃道畏刑書未得逢疆陣輕舉欲焉如

唐類函卷一百六十三

唐類函卷一百六十四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樵李鍾鶴齡訂

珍寶部一

寶 銅

金 錢

銀

○寶

藝文類聚

爾雅曰琛寶也

美寶為琛

禮記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

而朝

敬叔魯卿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以朝君

夫子曰如是其貨也喪不

如速貧之愈也

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

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

道於虞猶外府也

又曰宋人得玉獻諸子罕曰以

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
寶 公羊傳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為晉所滅抱寶牽
馬而去 又曰盜竊寶玉大弓 管子曰玉起於禺
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先王為其從遠其至之
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
為下幣 淮南子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暇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類絲結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
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而求得賢乎天下則難矣
穆天子傳曰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都是惟

河宗氏天子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寶玉 史記
曰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有寶乎
威王曰無惠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
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
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
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
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吾吏有黔夫
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
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
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

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謝承漢書曰鄴人王逢得
路遺寶物懸衢道求主還 晉安帝紀曰桓玄尤愛
珍寶常玩弄珠玉不離于手 地鏡圖曰凡觀金玉
寶劍銅鐵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及黃昏夜
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鐵

○金藝文類聚

爾雅曰黃金謂之盪音蕩其美者謂之鏐音留餅金謂之
鈹絕澤謂之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鏐印紫磨
金也最毛詩曰大路南金謂荆揚尚書洪範
有光澤也五行曰四曰金金曰從革從革作辛孔安國金可改庚辛金氣也

孝經援神契曰石潤苞玉丹精生金翠羽揚也三物

合和氣故能變通易色也

又曰四夷賓服則金勝土 孫氏瑞

應圖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 禮斗威儀
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 韓詩外傳
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十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
為相莊子辭而不許使者曰黃金白璧寶之至也卿
相尊位也先生辭而不受何也 列子曰齊人有欲
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
吏捕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
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魯連子曰秦師圍趙而退平

原君以千金欲為魯連先生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為人釋難解人締結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 韓子曰荆南麗水之中生金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荆軻永無憂秦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鼃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晏子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 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天子之寶黃金之膏 吳越春秋曰延陵季子出遊於齊見路有遺金有披裘採薪者季子呼薪者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 史記曰秦獻公十

八年雨金櫟陽公自以得金瑞故作畦時於櫟陽祀

白帝 又曰秦始皇葬於驪山以黃金為鳧鴈 漢

書曰武帝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泰山見

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趾裏蹄以協

瑞焉 獲白麟有瑞故鑄金如麟馬以協嘉瑞也古有駿馬名腰裏赤喙黑身日行萬五千里也

又曰梁孝王未死時金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

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又曰季布

為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

諾 又曰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者誤

持同舍郎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之買金償之後

告歸者來而歸金前郎亡金者大慚 又韋賢傳曰
鄒魯諺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 又曰疏
廣徙爲太傅頃之兄子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俱
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
子贈以五十斤 又曰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
鎰爲名 又曰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徙其載不過
囊衣不畜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風俗傳云
王陽能作黃金 食貨志曰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
金爲下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主遍指侍者
曰與子作婦好否皆不用後指陳后帝曰若得阿嬌

當作金屋貯之 續漢書曰楊震爲東萊太守道經
昌邑初震爲荊州舉茂才王密密時爲昌邑令謁見
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
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
謂無知密愧而出 廬江七賢傳曰陳翼到藍鄉見
道邊有馬傍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公卿聞廬江
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病困曰有金十餅
素二十匹死則賣以殯歛餘謝主人旣死翼賣素買
棺及衣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
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

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爲魯陽尉號魯陽
金尉 邴原別傳曰原以喪亂方熾遂到遼東時同
郡劉攀亦俱在焉遼東人圖奪太守公孫度度覺之
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劉攀同誅攀窘逼歸原
曰窮鳥入懷原曰焉知斯懷之可入遂匿之月餘東
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欲以攀付之攀臨去
以其手所杖劍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劍還謂度曰
將軍平日與攀無郤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爲蜂蠱耳
今攀以去而尚拘閑其家以情推之其念爲毒螫必
滋甚矣度從之卽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曹操別傳

曰操入碭發梁孝王家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
之哀泣 世說曰管寧華歆鋤菜見金管揮鋤與瓦
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益部耆舊傳曰王忱請師於
客舍見諸生病甚困謂忱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
與收藏尸骸未聞姓名而絕忱賣金一斤以給棺殮
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白馬一疋
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而來後乘馬突入
金彥門彥父見曰真盜矣忱說狀又取被示之悵然
曰此我子也以被馬歸彥父彥父不受遺迎彥喪金
具存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始皇請見之賜金璧數

千萬 列女傳曰秋胡子既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見路傍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謂之曰吾有金願與夫人婦笑曰嘻夫採桑以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 錄異傳曰隗炤者汝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而慎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勿違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贖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踐此何

緣爾耶使者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嘗爲人卜使者曰可知矣乃顧命侍者取著而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泰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甌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上焉 英雄記曰董卓郿塢有金二三萬斤 搜神記曰郭巨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千

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以
給供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
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石
蓋下有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以
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異物志曰狼荒民與漢人
交關常夜爲市以鼻齶金知其好惡 扶南傳曰毗
騫國食器皆以金爲之 幽明錄曰淮牛渚津水極
深無可筭計人見一金牛形甚瑰壯以金爲鑲絆
又曰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莫測其
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鑲引

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身奔狀釣人被駭牛因奮勇
躍而還潭鑲乃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
取名 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石時見赤氣
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
二黃鳥鬪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

金二 初學記

案叙許慎說文曰金有五色黃金爲長久埋不生百
陶不輕西方之行也周易曰乾爲金周易參同契曰
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後漢書曰益州金銀之所
出華陽國志曰廣漢涪水有金銀之礦王隱晉書曰

鄱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南郡象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後魏書曰枝豆國出金銀河鉤羌國出金珠齊書曰金車王者至孝則出金人王者有厚德則遊於後池林邑有金山汁流於浦葛洪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得仙所謂雄黃雌黃黃金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有九丹金液金漿林邑記曰上金為紫磨金又曰揚邁金孟子曰兼金好金也淮南子曰玦五百歲生黃頰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為黃龍玦石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一化頰音胡貢反頰黃金水銀也秦以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

一斤為一金

紫光

赤氣

晉永和起居注曰廬江太守路永表言於

鏡圖曰黃金之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一大若鏡盤金

赤下青也**鳴山**

耀室

王于年拾遺記曰少昊時金鳴於山銀涌於地或如龜蛇

慕容垂曰臣聞陛下之奇有六焉厥初之奇金光耀

賜郭

聘莊

宗躬孝子傳曰郭巨河內温人也妻生男謀曰養子則不得營業妨於供

養當殺而埋焉鍾入地有黃金一釜上鐵**照魅**

抵鼃

王子年拾遺記曰方丈山有池泥色若金而味

形也猶如石鏡不得藏**緘書**

封璽

尚書曰武王疾周

注云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也

前圖以黃玉為柙曰舜為天子東巡黃龍負圖置舜

化鵲

劉義慶幽明錄曰

金為繩封兩端詳龍

卷一百六十四

金

獨處室有鳩自入止于對牀張惡之披懷祝曰鳩爾
 來為我禍耶止承塵為我福耶入我懷鳩翻飛入懷
 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鉤焉詳鳩飛又曰
 常山張顥為梁相有鳥如山鵲飛墮地即化為一圓
 石顥椎破之得一金蓬萊觀崑崙臺謂殷湯曰夏革
 印文曰忠孝侯印金蓬萊觀崑崙臺謂殷湯曰夏革
 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中有山一曰岱輿二
 曰方壺三曰負嶠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上山高觀皆
 金闕關令內傳曰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玉
 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乃天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珠
 玉七寶之牀

金三帖白

置燕臺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懸秦市史記呂
 其客著呂氏春秋乃懸千金於咸鑄范蠡范蠡去越
 陽市門有能增減一字者與之鑄范蠡越王句踐
 思之乃以良疑陳平史記陳平嘗負戴渡河舟人疑
 金鑄其形

衣而渡遂能妻讓列女傳樂羊子不以利汚行羊子慙而

棄母責韓詩外傳曰田子持金百鎰奉其母披沙揀

之寶擲地晉書孫綽字興公作天為穴號為金穴捐

山文選捐同土南史齊高祖曰使我臨天下如粟後漢

張負為安定屬國人遺金以懷六齊金有百鎰抵掌而

酒酌曰使黃金如粟不以入懷六齊後漢王向字文德

談李允賜黃金百鎰虞卿躡訪主後漢王向字文德

躡而說趙王賜黃金百鎰虞卿躡訪主後漢王向字文德

得遺金囊乃送縣密投金於承塵以報重恩重不知

後毀屋得金訪金主塞淫新語曰舜藏金於嶺巖買

笑千金乃將金送縣塞淫新語曰舜藏金於嶺巖買

不藏王者不鼓鑄莫之能守不寶禮儒有不寶金

不藏王者不鼓鑄莫之能守不寶禮儒有不寶金

不藏王者不鼓鑄莫之能守不寶禮儒有不寶金

不藏王者不鼓鑄莫之能守不寶禮儒有不寶金

不藏王者不鼓鑄莫之能守不寶禮儒有不寶金

王寶 卷一百之四

人臣妾於諸侯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不取金孔
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非
獨適身之行也受金即為不廉則何以相 桑婦却 胡

贖自今以後魯國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類聚 衆口鑠金 珍物化 昆田珍物化黃 鑄鼎象物 夏

事詳 衆口鑠金 珍物化 昆田珍物化黃 鑄鼎象物 夏 方有德貢金九州鑄 揭璽入府 周禮職金掌凡金玉

鼎象物注九州之牧 揭璽入府 周禮職金掌凡金玉 其入征者辨其物之美惡與其量數 百鍊之精 鍊之

不三品之貢 貢惟金三品 麗水之珍 荆南麗 捐山之 寶 是吾寶也 不汝容焉 備六府而惟修 六府

水火土穀 配五行而攸叙 詳類 雙南金 謂大路南金 惟修也 配五行而攸叙 聚 雙南金 謂荆揚所貢

淮南有 雙南金 詩大 謂荆揚所貢

詩 晉棗據詩曰金玉有本質焉能不堅剛惟在遠爐

炭幽居永潛藏

晉郭璞金銀贊曰惟金三品揚越作貢五材之珍

是謂國用務經軍農爰及雕弄

○銀一類聚

爾雅曰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 遼 抱朴子曰

銀但不及金玉餌可以地仙 史記封禪書曰殷得

金德銀自山溢 漢書曰益州醯町山出銀賁古亦

出銀 又曰無雷國出銀 又曰黃金一斤直錢萬

朱提銀八兩為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

是為銀貨二品 屬健為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

珍寶

卷一百之四

世

銀

有銀山焉長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高百餘丈皆悉白
金不雜土石不生草木 列異傳曰故司隸校尉上
黨鮑子都少時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
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亡不知姓名有素
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殯殮餘金以坑之素書
著生腹上哭之謂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
在此今奉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 南越志曰遂
成縣任山有銀穴銀沙 地鏡圖曰銀之氣夜正白
流散在地撥之隨手散復合此是也山有葱下有銀
光隱隱正白山有磁石下有銅若金 又曰白銀見

為雄雞

銀二 初學記

許慎說文曰銀白金也後魏書曰銀出始興陽山縣
又出桂陽陽安縣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白登
山亦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 宣武帝詔並置銀宮每令採鑄後魏書
曰後魏孝明皇帝開恒州銀山之禁與人共之魏志
曰濊國男女繫銀廣數寸以為飾廣州記曰廣州市
司用銀米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
非則銀甕出 洗礦 鑄礫 水山 鑄礫 道元注水經曰鑄礫
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 王韶之始興記曰小首山
宋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自巔及麓崩處有光耀有

若辰焉居人往觀皆是銀礫鑄得銀也構宮為闕列子曰周穆王執史記曰蓬鏤

天暨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皆以黃金白銀為宮闕鏤

盤飾鼎魏收後魏書曰大武皇帝和平二年詔中既謀三禮圖曰牛鼎受一斛勝闕門雕層閣東方

天子飾以黃金錯以白銀州記曰東方外有東明山有宮焉左右闕而立其高

百尺建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釋智猛游外國傳曰

龜茲國高樓層閣金銀雕飾銘後魏大武帝作黃金盤鏤以白銀銘曰九州致貢

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奇珍鍛以紫金鏤以燭銀

○銅一類聚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金銀左傳曰

鄭伯朝楚楚子與之金曰無以為兵使鑄三鍾

絕書曰鄞山破而出錫若耶澗而出銅歐冶因為純

鉤之劍史記曰秦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

各重千斤漢書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

下齊風俗也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

為風雨曝露改其形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

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竹長十丈高一丈唯竹又

曰吳有鄞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人亡命者盜鑄錢以

故土賦無而國用饒又曰上使善相相鄧通曰當

貧餓死文帝於是賜通蜀東道銅山鑄錢詳華嶠

錢錢詳

華嶠

漢書曰靈帝時遂使鉤盾令宋典繕治南宮又使掖
 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外又鑄四鍾
 皆受二千斛懸於堂及雲臺殿殿前又鑄天祿蝦蟇
 吐水溺鳥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南
 道之費 魏略曰明帝徙長安諸鍾簾駟銅人承
 露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又列坐於司馬門
 外 晉諸公贊曰司馬模居關中鑄壞銅人鍾簾為
 金器以易穀 世語曰太康八年凌雲臺上生銅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鑄銅屋

銅二白
 卅

鑄鼎

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荆山下 探鉤 三輔漢錄記張氏先為京

從內飛下投入張氏懷中探之得一銅鉤官至數郡

太守後失鉤官亦絕矣案幽明錄銅作金詳金探鳩

鑿井得

龐儉鑿井得銅卽山鑄 錢號 鄧通

鑄錢布天下 臭嫌 崔烈 後漢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為

世號鄧通錢 以爲何如其子曰 萬物爲銅 賦

晉郭璞赤銅贊曰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

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幸

表 梁沈約爲柳世隆上銅表曰夫幣以周務貨以賑

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始于園法漢世幾
 措資于貫朽名鑪化金良工盡藝方將盈金中藏收

功上苑南楚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內

○錢一 藝文類聚

漢書曰凡貨金錢布泉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

公為周立九府圜法 圜即錢也 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

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

為資及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

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

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

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又曰高祖以史繇咸陽

吏皆送奉錢三蕭何獨以五 或二百或五百 及封鄼侯乃益

封二千戶以獨贏奉錢二也 又曰單父人呂公孫

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史聞公有客

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之

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者曰賀錢萬

貫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太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

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座蕭何曰劉季故多

大言者矣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饑死

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

山得自鑄錢號鄧氏錢布天下 詳寵幸篇 又曰漢興七

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廩庾皆滿而庫府餘貨財京

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較。又曰安息國以銀為錢，錢如王面。漢書曰：武帝時公卿請令京師

鑄官錢赤仄。

如淳注曰：以一當五，官用非赤仄，不得赤銅為其邪。

行俗所謂紫紺錢。又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

給錢百三十。

臣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

又曰：張安世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不受祿，詔

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都安主藏官東觀漢

記曰：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

馬適死，援遣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

可以修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

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祿，祿出常有盈，今奉錢

五萬，援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為法。林所以勝我者也。

又曰：馬援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

如舊鑄五銖錢，天下賴其便。又曰：鄭均兄為縣游

擊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

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

感其語，遂有廉潔稱。汝南先賢傳曰：平輿闕敞為

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

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患死，唯有孤孫九歲，臨死語

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闕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

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闕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

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闕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

悲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唯言三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曰府君疾困謬言爾郎君無疑郭子曰王衍字夷甫雅尚玄遠又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夜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闕之命婢舉阿堵物去世說曰王武子移第近北芒于時人多地貴武子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布地竟埽時號金埽地鏡圖曰銅錢之氣望之如青雲

錢二 初學

周禮地官曰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鄭玄注曰泉或作錢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以

振救人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母重也重大倍故為母子輕也其輕小半

漢書曰秦兼天下幣為三等黃金為上幣銅錢

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

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也漢高后二年行八銖錢六

年行五銖錢應劭曰秦作錢應只如周錢文曰半兩則

文帝五年除盜鑄錢英錢是也人患其太輕復行八銖錢五銖者應劭所謂英錢今民間榆

令更造四銖錢應劭曰四銖錢武帝建元元年行三

銖錢五年罷三銖行半兩武帝時郡國鑄錢多輕京

師鑄官赤仄禁郡國無得鑄專令上林三官鑄而天

下非官錢不得行王莽居攝以周錢有母子相權變
漢製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文
又造契刀錯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
契刀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十與五銖錢
凡四品並行莽即真後以劉家有金刀乃罷錯刀契
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目錢布之品名曰寶貨
小錢次七分三銖曰公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
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
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魏志曰黃初三
年以穀貴罷五銖錢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廢銅錢置

鐵錢百姓貨賣不行宋書曰元嘉七年六一錢署鑄

四銖錢裴子野宋略曰泰始中沈慶之啓通私鑄而

錢大壞矣一貫長三寸謂之鵝眼錢減此者謂縵環

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市井不估料數十萬不盈一

掬斗米一萬他物稱之至是禁鵝眼縵環餘別通用

也事鮫文鵝眼洞冥記曰市井望月臺有三青買官

合握鮫文之大錢三枚以置帝几前身贖罪

止而影動因名曰輕影錢下詳叙事贖罪

漢書曰隆慮公主病因以金千斤春秋曰靈帝賣官

君豫贖一死罪武帝許之九州春秋曰靈帝賣官

天子臨軒顧謂左右曰恨不小斬可至千萬青鳧

白撰干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其形似蟬而大其子

母以血塗其子以其子塗母用錢貨市旋則自還故
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鳥漢書曰武帝更錢
造銀錫為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
莫如龜故曰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
白選一投三華嶠後漢書曰劉寵字祖榮拜會稽
撰有五老更人賫百錢送寵曰鄙生未嘗識郡朝自
明府以來狗不夜吠人不見吏今聞當見奔去故自
扶奉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每投三錢而去錄白
日安陵清者項仲山飲馬渭水效地綦母氏錢神論
金赤灰上詳白撰注體乾效地日黃金爲父白
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適婦天性剛堅須火終始體
論曰錢之爲體數甕一囊昔有石四方高百餘仞
東有乾坤之象數甕一囊昔有石四方高百餘仞
其狀如臺注云父老相傳此甕昔有三人伐木以作
橋於石頂戲見數甕錢共取甕還趙壹詩曰伊
憂北堂上抗葬倚門前文三鑄九府法並詳

錢三帖

泉布言寶貨之行如貫朽而不可有癖謂之有錢癖財人
無名聚類食萬嫌無下箸處贏二聚類夢磨帝問
周宣曰夢磨錢文令滅乃更明何也業鑄更記趙國
業王數訟錢事應之時陳思王云業鑄以冶鑄爲
張湯常排趙王血塗學記肉好買金埒聚類賜銅
山詳飲馬投馬郝廉飲鑿井得銅竿緝竿緝錢初磨質取
肩範金禮置鐵置公孫述採山沈水水不沈杖頭
也範金禮置鐵置公孫述採山沈水水不沈杖頭
挂阮宣子百河間數漢謠河間姪散金藏鏹鼓
鑄錢挂杖頭而流行銷漏言錢之銷磨缺漏督
鑄長安鑄錢多奸巧乃署第五倫放鑄錢令使人放
鑄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市無阿枉

鑄雜賈誼曰銅錫為錢敢雜以小錢謂之沈郎錢

既不多由輕重相權漢以秦錢重更令鑄榆莢錢有

是稍貴亦不廢重是子權母也大小兼利道元作

重也民患輕為重是母權子患大小兼利道元作

論魯褒字道元作夷甫不言聚類罷以便農貢禹請

官以神論見後元作夷甫不言聚類罷以便農貢禹請

井銖兩之租削其律也使百姓歸農復古之道鑄

而歛貨蜀劉備收成都士象皆掠盡府庫財寶軍用

令吏為官市備豐國省刑穀帛孔琳之議巧偽之人

從之數月克足豐國省刑穀帛孔琳之議巧偽之人

濕穀以要利薄絹以克資故多奸爭利後漢張林議

用錢非惟豐國亦以省刑耳多奸爭利後漢張林議

下悉以布為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尚書朱暉議

布泉為租則吏多奸官自賣鹽則與下爭利馬排

人排水排韓暨字公至為鹽台謁者舊時台作馬排

一熟石用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暨乃因

長流為水排計龍文馬文龜文漢武帝有司言今半

其利三倍於前龍文馬文龜文漢武帝有司言今半

半兩實重五銖而奸或盜磨錢質而取鎔錢益輕薄

而物貴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繡為皮幣直四

萬又造銀錫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圍之其文龍名

曰白撰直三千二百差小方其文馬直五百復小楯

之其文龜直三百更用五銖錢潤屋之資藩身之

周郭其質令不可得磨而取鉛

貨子母之錢陰陽之炭榆莢五銖既將私鑄

竹刑三尺難追國章圓而函方立泉貨之法

母以權子制輕重之宜紫紺錢王莽造契刀錯刀

吳鄧錢故吳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鄧通財過王者

吳鄧錢乃顧金錢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也

布天下顧金錢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也

錢法漢書曰錢龜貝漢時人上書言古令以龜貝為

錢法漢書曰錢龜貝漢時人上書言古令以龜貝為

錢法漢書曰錢龜貝漢時人上書言古令以龜貝為

上問於師丹丹曰可改章下有司皆云卒難易丹老耄遂策免之

書後漢劉駒駱上書諫鑄錢事曰夫食者乃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見比年已來良田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鏹簿銖兩輕重哉就使當令土礫化為南金瓦鹵變為和玉沙石悉成隋珠犬羊盡作狐白絳繡盈堂文綺縵野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義皇之純德大禹之勤勞周文之不暇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

啓梁簡文帝謝勅賜解講錢啓曰無勞磁石之火金賈猥臻非遊玉壘之川銅山可見舒王濟之埒猶覺有餘假劉寔之繩穿而不盡慧輪究竟爰降曲私福用成滿仰由慈被榮光獨照自均若木負恩知重竊言蓬萊 又謝賜錢啓曰殊澤隆厚造次被蒙重彼八銖珍斯九法赤仄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紺文委貫忽積銅扇之裏謹長充放生用濟含識發弘誓願等供無邊効彼薄拘均茲流水方使怖鴿獲安窮魚永樂 梁劉孝威婚謝晉安王賜錢啓曰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譽多愧張耳非壻之才偶同壬粲睠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

錢

禽贄獲舉纁幣有資佩服寵靈殞越非報 梁任孝
恭謝賚錢治宅啓曰繩樞斷續薄雨已傾席戶穿闌
微風自卷不悟恩隆問舍降自天造事深更宅乃被
庸微脆條可授毀垣再築遂得牕臨上路戶望東家
人悅爽塏里驚輪與門學于公逆容駟馬巷均王濬
豫擬幡旗 陳張正見謝賜錢啓曰豈期疲痾壁立
猥蒙殊賜名稱榆莢非投飲馬之橋價重園泉寧棄
况雞之野暫移周府纔經漢鑄始降主門忽光私室
青鳥委質笑夷甫之不言赤仄垂緡重河間之能數
論 晉魯褒錢神論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

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母先生斑白而徒行公
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
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
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
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
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
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
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爲筐篚以機神爲幣帛所謂禮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
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

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
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
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
民農桑以幣帛爲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
視仰觀鑄而爲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爲
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
節市井便易不思耗折難朽象壽不價象道故能長
久爲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
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
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哉棖

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爲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
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
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
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
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
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
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
令聞笑談非錢不發諺云錢無耳可聞使豈虛也哉
又曰有錢可使鬼而况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

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
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
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
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
窮者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
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
如歸田雖有中入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
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
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

國朝和光緒二十六年正月

唐類函卷一百六十五

東吳俞安期彙纂

構李鄭端胤校訂

珍寶部二

玉 珪 琉璃

○玉一類聚

珠 貝 珊瑚 車渠 瑤瑁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霍山之珠玉焉 又曰璆美玉

也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雕法也 毛詩曰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尚書曰惟辟玉命 周官曰以玉作六

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

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

方 禮記曰笏天子以球玉 又曰執玉爵者不揮

又曰受珠玉者以掬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

學不知道 又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

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耶子曰若君子比

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縝緻也栗

忍反緻廉而不剝義也剝傷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

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越揚也詘止瑕不掩瑜

瑜不掩瑕忠也瑕玉中病也瑜孚尹旁達信也孚讀

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氣若白虹天也精神

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左傳曰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

大戴禮曰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珠者

陰中之陽也故勝水玉者陽中之陰也故勝木 周

書曰武王俘商得寶玉萬四千佩有八萬 尚書中

候曰武王至磻谿呂尚釣王趨稱曰望公七年今見

光景荅曰望鈞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檢相

尚書大傳曰堯致舜天下贈以召華之玉 春秋繁

露曰公侯贊用玉玉潤而不汙至清潔也故君子比

於玉

之於玉玉有瑕穢必見於外故君子不隱所短 禮
 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深山 孝經援
 神契曰神靈滋液則有玉英英華也 韓詩外傳曰良
 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士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
 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 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西
 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切泥 孔叢子曰秦王
 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 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
 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詐之
 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
 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鄰人

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
 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
 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
 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又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
 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買
 璞乎鄭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鬼
 谷子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
 呂氏春秋曰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
 之蒼壁小璣有之利故也 蒼壁石多玉少也珠之不
 圓者璣皆喻不好也而愛
 用者有之為已
 得其利故也 淮南子曰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

有玉

圓陽也珠陰中之陽也方陰也玉陽中之陰皆以其類生也

又曰崑崙山

中有層城九重上有珠樹玉樹 又曰琬琰之玉在

污泥之中雖廉者不釋 又曰譬若鍾山崑崙之玉

炊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 又

曰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桓寬鹽鐵論曰

崑山之傍以玉璞抵烏鵲 紀年曰桀伐珉山珉山

莊王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二女無子斷其名

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也 穆天子傳曰披圖

視典用觀天子寶器玉果 石似美玉可謂玉果 璿珠燭銀黃金

之膏 金膏猶玉膏皆有精灼也 又曰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

至于羣玉之山四徹中繩 皆正也 先王之所謂策府

戰國策曰周有砥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

四寶者天下名器獨不足以厚國家乎 又曰蘇秦

謂楚王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 漢書曰宣帝

幸河東鳳皇集得玉寶乃起萬壽宮 漢武故事曰

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為枝碧玉為葉華子

青赤以珠玉為之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 續漢

書曰三老五更玉杖 又曰袁逢為三老賜玉杖

魏略曰大秦國出五色玉 魏書曰文帝甄皇后光

和中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

常共怪之 文士傳曰劉楨嘗預魏文帝坐見甄后
不伏武帝大怒收付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輦至尚方
觀作者見楨楨磨石不仰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
已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荆山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和
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茲自
然顧其理枉屈紆繞猶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赦
楨復署吏 胡琮別傳曰吳時掘地得銅匣以琉璃
爲蓋布雲母於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大皇帝以問
琮對曰秦始皇以金陵有天子氣處處埋寶物以當
王土之氣此抑是乎 神仙傳曰沈羲爲仙人所迎

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 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

時雨師服水玉 山海經曰峯音密山之上丹水出焉

中多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玉膏所出五色

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峯山之玉榮而投鍾山之

陽瑾瑜之玉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

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十

洲記曰周穆王時西胡獻玉杯是百玉之精明夜照

夕以杯於庭中比明旦而水滿於杯中汁甘而香美

斯靈器也 搜神記曰羊公雍伯雒陽人性篤孝父

母亡葬於終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

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云玉當生其中又語云後當以得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石子生玉北平徐氏女甚有行人多求不許公乃試求焉徐氏笑以爲狂乃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以聘徐氏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爲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字元邁鎮鄴游常山時天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融液不積掘得玉馬高尺餘又曰弘農楊子陽聞土中有聲掘得玉狫長可尺許

屋棟間仍自漏秫米如此三年晝夜不息米墜旣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住在梁上每落糞輒成碎銀子陽獲銀米遂爲富兒鍛銀作器貨賣倍售餘家市者隨以破滅 廣志曰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青玉出倭國赤玉出夫餘瑜山玄玉水蒼玉皆佩用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二年有盜發張駿陵得白玉樽玉簫玉笛 蔡邕琴操曰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石王以爲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又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爲荆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

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荆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經荆山精氣鬱浹谷巖中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難為功於乎獻之楚先王遇王闇昧信讒言斷絕兩足離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歔涕龍鍾天鑿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刑體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 白澤圖曰玉之精名曰委然如美女衣

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可得也夜行見

女戴燭入石石中有玉也

玉二

初學記

周易說卦曰乾為金為玉雜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于深山服飾不逾祭服則玉英出瑞應圖曰玉甕者聖人之應也不汲自盈王者飲食有節則出禮含文嘉曰玉石得宜則太白常明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制則澤谷之中有白玉焉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雙玉為穀五穀為區穀音角 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也瓊舞三采玉也玲瑤

瑁瑁璠 璠玉聲也璠玉佩也璠克耳也璠玉飾以水

藻也山海經曰珽二玉相合珽音角瑁瑁夷蠻係耳玉

也稷翼之山及鹿臺山其上多白玉踰次之山多嬰

垣之玉秦昌之山浴水出焉其中多藻玉龍首之山

若水出焉其中多美玉放臯之山明水出焉其中多

蒼玉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十洲記曰瀛洲有玉

膏如酒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京兆記曰

藍田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本草曰玉其味甘生如

白頭公服之延年事對抵鵲棲鳥上詳類聚劉

東阿之扶桑接西雷乎燭龍上青腹之神寶帝瑞

山路琳珉之塗玉樹翠葉上棲金鳥

上詳類聚禮合文嘉曰飾鳩杖名鷲釵續漢書

龍馬金玉帝王之瑞應

之月郡道皆案行比人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八

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

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也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

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玉釵以與帝帝以賜

趙婕妤好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

明視釵匣唯見白鷲直升天後宮人常作玉釵因名

玉鷲釵其六瑞三棘周禮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

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墨子曰和垂

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者也垂

棘浮筠張揖廣雅曰禮記曰浮筠旁達信也詳類聚

荆璆魯寶劉琨詩曰握中有玄璧乃自荆山璆

哉璠璣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白虹青氣禮記

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平勝

如白虹天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桓帝時光祿吏舍

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銖玦鈎長七寸二分玦五

珍寶

卷一百一十五

玉

身中四分各一枚**瓊華**瑤蓋而毛詩曰尚之以瓊華乎

華玉以芙蓉屋駢雄黃以為**五德**三采玉有五經通義曰

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似於仁抑而不撓有

似於義有瑕於內必見于外有似於信垂之如墜有

如瑩也無三采玉也**昌城蓋**長洲英曰漢武內傳

青丘仙草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有**見紫光**浮

潤而浸旁有水其居地其氣清而浮

其氣青白而圓光轉真地中常潤

龍輔玉名也左傳公使公**鴻輝**文選曰碎結綠之鴻

點漆**山輝**文選曰石韞木潤聚類**必佩**古之君子無

故玉不去**不趨**敬重也**滅癩**掾孔休守新都相休

身比德也**磨玷**詳類**子罕辭**詳類**虛叔獻**詳類

乃受**比德**有言念君如玉其人如玉**潛光**抱朴子曰荆山之

寶**為林**昭陽殿玉為林象牙為籟**化石**詳類**掌**周禮職金

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禁**景帝詔吏發民

其物之美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上幣**詳類**韞櫝**而藏

石有聽者同坐**吾寶**曰美玉吾寶傳**磨礪**追琢**荆山之**

毀積於龜玉毀**瑾瑜**瑕琬琰**磨礪**追琢**荆山之**

片山之說自謂荆天地之精子淮南不緇不磷磨而不磷

不曰白乎如琢如磨又曰玉不成器玉燭爾雅曰四時玉

山嵇康其醉也如玉玦魏鍾繇字元常有玉玦太子

因人說之繇送太玉箸王昭君之玉堂漢堂名玉樽

子報繇書云云太玉箸淚如玉箸玉堂漢堂名玉樽

繇藉木廣衰以玉大小為玄色被褐懷玉

晉司馬彪詩曰玉出閩風側珠生南海濱奕奕不周阪蘇桂揚其芬

賦晉傅咸玉賦曰易稱乾為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萬物資生玉稟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實用罔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蓋乃王度之所式其為美也若此當其潛光荆野抱璞未理眾視之以為石

見知於卜子曠千載以遐棄倏一旦而見齒為有國之偉寶禮神祇於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已知己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難俟既已若此誰亦泣血而別趾

贊晉庾肅之玉贊曰圓璧月鏡瑇瑁星羅結秀藍田輝真荆和玄珪特達瑜不掩瑕質鮮氣潤流映滂沲郭璞瑾瑜玉贊曰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閑邪

○珪一類聚

藝文類聚

玉珪

說文曰玠大珪也珽大圭也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爾雅曰珪大尺二寸謂之玠 白虎通曰珪以為信

而見何也珪者銳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於

見故以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為言潔也上銳

陽也下方陰也 易曰告公用圭 尚書禹貢曰禹

錫玄圭告厥成功 玄天色禹功聞於四海 毛詩曰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周官禮

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

采五就以朝日 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

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鎮圭長尺有二寸謂安鎮四方以四鎮之山為琢飾 公執桓圭

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曰桓宮室 侯執信圭伯執躬

圭繅皆三采三就以保身圭皆長七寸信音身 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 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繅皆二

采再就 或義取安養於人二王或以穀 四圭有邸以祀

天旅上帝 謂於中央為璧者四面一圭俱成 圭璧

以祀日月星辰青璧禮東方穀圭天子以娉女 穀等

娉女則 琬圭以治德結好琰圭以易行除慝 有鋒芒

以納微 土圭以致四時 以度量致 琢圭以頰聘牙璋以

起軍治兵 若今以銅 禮記曰諸侯以龜為寶以圭

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 又曰禮有以素為貴者大

圭不琢大圭長三尺又曰大夫執圭而後所以申信

也左傳曰鄭駟帶伐伯有伯有死游吉如晉還聞

難不入八月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土盟而用

珪質于河已復歸又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

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之人南不佞敬王大

論語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墨子曰申徒狄曰

周之靈珪出於土不楚之明月出於崦嵫莊子曰

楚昭王延屠羊以三珪之位諸侯上卿穆天子傳

曰天子賓于西王母如人蓬髮戴勝善嘯乃執白珪以見西王

母山海經曰輸山之神祠之白圭古今注曰章

帝建初七年玉珪出弘農華陰楚詞曰接徑千里

出若雲言楚國境界任路交接萬千餘里三珪重侯

三珪伯聽類神察篤友隱孤寡存言三圭也君但不

知篤疾早天寡孤賑贍之

珪璋二帖白

昭度昭其藏禮器以藏禮輯五瑞輯斂也斂五等諸

也班羣后班還也朝覲禮不琢大圭載弄璋有章類

有章卿為君使申信許類錫爾詩曰錫爾介珪以作

執珪以瑟彼詩瑟彼玉瓚剪桐葉成王剪桐葉為珪

介珪以瑟彼詩瑟彼玉瓚剪桐葉成王剪桐葉為珪

為瑞以瑟彼詩瑟彼玉瓚剪桐葉成王剪桐葉為珪

介珪以瑟彼詩瑟彼玉瓚剪桐葉成王剪桐葉為珪

為瑞以瑟彼詩瑟彼玉瓚剪桐葉成王剪桐葉為珪

介珪以瑟彼詩瑟彼玉瓚剪桐葉成王剪桐葉為珪

為瑞以瑟彼詩瑟彼玉瓚剪桐葉成王剪桐葉為珪

介珪以瑟彼詩瑟彼玉瓚剪桐葉成王剪桐葉為珪

為瑞以瑟彼詩瑟彼玉瓚剪桐葉成王剪桐葉為珪

天子無戲言 為械秘楚靈王剝珪璋為械秘 屏壁與

珪 植壁秉珪書 銳方之象以法陰陽白虎 長短之

制以辨上下別貴賤 特達之德禮曰珪璋特達謂以朝聘不有

須而 奉璋我哉詩

晉郭璞珪贊曰玉作五瑞辯章有國君子鳴佩亦

以表德永觀厥祭時惟文則

○壁一藝文類聚

白虎通曰方中圓外曰璧璧之為言積也內方象地

外圓象天 爾雅曰璧大六寸謂之瑄肉倍好謂之

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周禮曰子執

穀璧男執蒲璧以蒼璧禮天 左傳曰晉荀息請以

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又曰初衛莊公自城

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髡既出奔而

入焉示之璧曰活我吾與汝璧已氏曰殺汝璧其焉

往遂殺之而取其璧 又曰秋楚子圍許蔡穆侯將

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縗經

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

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也 又曰初

楚恭王無冢適有籠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

羣望而祈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

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埋璧於太室之
 庭使五人齋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加肘焉平王
 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河
 中興徵祥說曰王者不隱過則玉璧見 莊子曰
 孔子問子桑雝曰吾見逐於魯伐樹於宋親交益踈
 何也對曰子獨不聞假之亡與 假國名 林回棄千金之
 璧負赤子而趨彼以利合者迫窮相棄天屬者迫窮
 相收也 孫卿子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 呂氏春
 秋曰魯邾成子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觴之陳樂而
 不樂乃送之以璧成子曰觴我以酒懼我也陳樂不

樂告我憂也送我以璧寄託之也衛具有亂乎背衛
 三十里聞甯殖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乃使人迎其
 妻子隔宅居之分祿食之其子長而返其璧 物理
 論曰語云士非玉璧談者為價 抱朴子曰安期生
 賣藥海邊始皇異之賜以金璧直數千萬安期生去
 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為報留書曰後千歲求
 我於蓬萊山 又曰余聞唐堯之為君也捐金於山
 虞舜之承禪也抵璧於谷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於
 西王母乃執玄璧以見之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
 使持金十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莊子固辭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魏使謂淳于髡曰弊邑有寶璧
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髡入請說齊王曰魏齊之與
國也伐之名醜而實危齊王乃止客謂齊王曰髡受
魏璧馬王問髡曰先生有諸乎曰有之伐魏之事便
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臣於王何損
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 又曰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楚王遣使車百乘獻夜
光之璧 史記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
門下意儀掠笞不服儀謂妻曰視吾舌存否妻曰存
曰足矣 又曰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

黃金百鎰 又曰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
之使人遺王書曰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王召見藺相
如遂遣奉璧西入秦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
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
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
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爲戲弄
無償趙王城色故臣復取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
俱碎於柱矣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舍相如廣成
傳相如使人從他道以璧還趙 漢書曰沛公見項
羽鴻門步從間道走去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

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咎過之脫身間至軍矣

脫身逃還

其故使臣獻璧羽受之 東觀漢記曰驃騎將軍東

平王蒼辟朱暉為掾正月旦將軍當奉璧賀故事少

府給璧時陰就為少府吏甚驕慢求不可得暉遙見

就主簿持璧謂曰我素聞璧未嘗見借觀之主簿授

暉暉授令史主簿遽白就曰朱掾義士勿求之蒼罷

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蘭相如 續漢書曰大秦國

有夜光璧 列士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

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猛獸圈中亥

瞋目視之背裂血出濺猛獸猛獸終不敢動 鍾離

意傳曰意為魯相省視孔子授經堂男子張伯刻草

階下土中得璧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意曰甕中

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發吾筭鍾離意壁七

張伯取其一意召問之伯叩頭出之 戴延之西征

記曰宋公諮議參軍王智先停柏谷遣騎送道人惠

義疏云有金璧之瑞公遣迎取軍進次于嶠東金璧

至修壇拜受之 又曰冀州博陵郡王次寺道人法

稱告其弟子普嚴曰高高皇帝語吾言江東有劉將

軍是漢家苗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金一餅與之

璧數是劉氏十世之數也惠義以義熙十三年入嵩

高山即得璧金獻焉

璧二帖

周禮穀璧以聘女和難以聘女聚不嚮珪璧金璋不嚮於市不貴聖人

不貴盈之璧

表魏曹植獻璧表曰臣聞玉不隱瑕臣不隱情伏知

所進非和氏之璞萬國之幣璧為元貢 梁范筠謝

示璧表曰非郊禋有日禮天之寶肯降學校且與圓

水之符已集絳玉玄珪未足云譬

梁吳筠檄江神責周穆王璧曰昔穆王南巡自郢

函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荐歷千春念茲

文璧故問水濱江漢勗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端躍此

華璧則富有漢川世為江伯如有負穢心迷懷覺情

戚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吁子羽濟

川而怒目飲飛舞劍而東臨菑丘躍馬而南逐打素

蛤而為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乎閩濮

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

昆吾之銅純鉤之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

東隅移焦北島使蓬萊之根鬱而生塵瀛洲之足淨

而可掃按驪龍取其領下之珠擲鯨魚拔其眼中之

寶皇恩所被繁枯潤涸威之所加窮河絕漠願子三

思反此明玉

○珠一藝文類聚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

霍山今在平陽永安

縣東

尚書曰淮夷蠙珠泊魚

淮夷二水出蠙珠美魚

大戴

禮曰川生珠而岸不枯

晏子曰景公為履黃金之

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胸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

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晏子曰古者聖人

制衣服冬輕而煖夏輕而清今金玉之履冰月服之

是重寒也 莊子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于崑崙

之丘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弗得使離朱索之而弗

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

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又河上有家貧窮恃

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淵得千金之珠父謂其子取石

來鍛之曰夫珠必在驪龍頷下子得之必遭其睡也

使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又曰儒以詩禮發家大

儒臚傳曰

從上語下曰臚傳

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

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陵之陂

生不布施死何舍珠為接其鬢摩

按其顛

喙

而以金

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王孫子曰昔衛

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女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伸

叔御入諫靈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 呂氏春秋
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
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魚盡死焉此言禍福
之相及也 又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
之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 韓子曰楚人賣珠於鄭
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瑰玉緝以翡
翠鄭人買其櫃還其珠可謂善賣櫃不可謂善鬻珠
也 又曰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也以
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且曰子取之邊候憂而
釋之 淮南子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又曰楚王

亡其後而林木爲之殘宋王亡其珠於池中而魚爲
之殫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珠澤之數
方三十里 戰國策曰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
走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欲殺我者人言我有
寶珠也王欲得之我今已亡之矣而王不信今子且
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殺子刳子
之腹反子之腸矣吾要且死子之腸亦且寸絕矣境
吏恐而放之 漢書曰武帝時使人入海市明月大
珠至圍二寸已下 又曰昭帝上官太后被珠襦廢
少帝爲昌邑王 又曰董偃與毋賣珠爲業偃年十

三隨母入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爲
母養之因得幸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屋堂以白珠
爲簾璫瑁爲柙 東觀漢記曰顯宗時鍾離意爲尚
書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詔以資物班賜羣
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
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廻車於勝母之間
惡其名也此賊穢之寶誠不敢拜受帝嗟歎曰清乎
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謝承後漢書
曰孟嘗爲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食先時二
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
餓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又曰
汝南李敬爲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
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去
其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慙追還去婦 續漢書曰
扶風人王孫奮居富而性吝梁冀自以馬乘具遺之
從貸錢五十萬奮以五百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
劾奮毋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
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資財億七千餘萬
魚豢魏略曰大秦國出明珠夜光珠真白珠夫餘出
珠珠大如酸棗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破酒泉

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
 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
 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蜀志曰宋豫使吳孫權
 泣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孤衰老恐不復見
 遺豫大珠一斛 山海經曰開明北有珠樹文玉樹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一作

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寸一作二尺光照千里 三輔故

事曰秦始皇葬驪山起陵高五十丈下以水銀為泉
 以明月珠為日月 拾遺記曰燕昭王懷黑蚌之珠

當隆暑體自輕涼號曰昭涼珠 列仙傳曰朱仲者

會稽市販珠人漢高后時募市三寸珠乃詣闕上之

賜金五百魯元公主私以七白金從仲求之仲獻四

寸珠而去不知所之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

水居如魚不廢緝績其人能泣珠 又曰隋侯行見

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

而夜光可以燭堂故歷世稱焉 又曰吳王夫差女

名紫玉死亡童子韓重至冢前哭祭之女乃見形將

重入冢遺徑寸明珠 又曰有玄鶴為弋人所射窮

而歸噲參參收養療治瘡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

外參執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

三秦記曰昆明池昔有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於漢武帝求去鉤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夢所見耶取而放之間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魚之報耶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民善游採珠兒年十餘歲使教入水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 廣志曰莫難珠其色黃生東夷有明珠稱夜光有大珠徑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黃支一作枝有至圓珠置之平地終日不停有石珠鑄石爲之一名朝珠 裴氏廣州記曰鯨鯢目即明月珠故死不見有目精 幽明錄曰漢武帝幸河渚

聞絃歌之音俄而有老公及年少數人出皆長八尺九寸爲帝奏樂飲酒老公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川底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焉又曰王敦召吳猛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船人並進船至大雷見猛行水上從東北還逆船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興波浪賊害行旅慙過約勅以真珠一握爲信

珠二 初學記

案周易川靈圖曰至德之盛五星如連珠禮斗威儀

曰其政平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樊文淵七經義
 曰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後漢書曰珠蚌中陰
 精也均樂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常璩華陽國志曰
 廣陽縣山出青珠永昌郡博南縣有光珠穴出光珠
 珠有黃珠白珠青珠碧珠後魏書曰河鉤羌國出金
 珠伏無忌古今注曰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
 如李有光耀三年明珠出豫章海底大如雞子圍四
 寸八分和帝永元五年鬱林降人得大珠圍五寸七
 分山海經曰三珠樹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栢葉皆為
 珠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

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白蚌
 珠長三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有光色一旁小
 形似覆釜為第一璫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雖有光
 色形不圓正為第二滑珠凡三品事對夜光 明月
上詳類聚 沈懷遠南越志曰照金闕 歸瑤臺上
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
類聚 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釋吐澤 藏川春秋
紂之所拘刑罪皆免之歸瑤臺之珠
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宋均注曰珠出於野澤之
中誰能不含取以為寶也莊子曰修其道之謂備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則韜乎其事沛
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川編
星 照月尚書考靈曜曰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
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鳳銜 龍吐王子年
帝以飾九華之蓋望之若照月
帝以飾九華之蓋望之若照月

曰黃帝之子名青陽是曰少昊一名摯有白雲之瑞
 號為白帝有鳳銜明珠致於庭少昊乃拾珠懷之使
 照服於天下尚書考靈曜曰卯金出軫握命孔符
 赤用藏龍吐珠也鄭玄注曰藏秘也珠寶物喻道也
 赤漢將用九品六異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
 天之秘道九品六異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
 為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璫珠璫珠之
 次為走珠走珠之次為滑珠滑珠之次為磔珠磔珠
 為葱符珠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
 此諸侯所笑舞鶴握靈蛇孫柔之瑞應圖曰晉平
 謂良寶所笑舞鶴握靈蛇公鼓琴有玄鶴二雙而
 下銜明珠舞於庭一鶴失珠覓得而走師曠掩口而
 笑曹植與揚德祖書曰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
 藻於海隅德理發迹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
 時也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
 曜瓊蚌隱金沙郭璞江賦曰瓊蚌晞曜以瑩珠石
 夜光明珠下隱金沙出黃枝遺赤水林邑記曰黃
 採之誰遺漢女相娥

殷富多明珠雜度寸徑尺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
 寶下詳類聚

其輝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懸
 室內百神不照乘媚川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

照車前後十二乘詳寶陸機文賦三色七采約沈
 曰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宋書曰文帝詔太史令錢樂之作小渾天安二十八
 宿中外以白真珠及青黃三色珠為三象星日月五

星悉居黃道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匣劍在室光景
 采珠九華玉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匣劍在室光景

猶照於一篋千金管子桓公問曰昔者周人有天
 外也

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
 流黃金一篋也江陽之珠一篋也謂以寡為多以狹

為廣下白花文鏡上詳前照月注百寶用則珠母
 詳類聚

幾鏡也宋均注曰事神明拾濁水沈丹泉抱朴子
 得則文珠有光可為鏡

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穢藪之芳蕙
撮道論曰丹泉之珠沈於黃泥璠璣之寶藏於裔石
飾桂櫝 鈿金盤 帝和平二年秋詔中尚坊作黃金
合盤十二具鈿 以玫瑰珠玉也

珠三帖白

火齊 珠木難 文選注云木龍銜 以爲耀 鮫泣 鮫人

八家臨去泣而出珠以與主人捐泉 新語曰舜捐珠

塞淫邪之路 委地 詳類 解佩 漢臯臺下遇二女佩

二珠大如荆雞之卵交甫與言曰欲子之佩 飾履 詳

聚 暗投 不執 晉崔洪字良作手不執珠玉汝南王

圓水 淮南子曰水碛岸 則草木不枯 上幣 管子

王以珠玉 寶物 掌上 口中 詳類 璀璨 珠光 玃 玃

明珠 蚌蛤胎 文選蚌蛤珠 鯨鯢目 月即明珠 生老蚌 火錄

曰孔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蚌諧 蕙苡 馬援載蕙苡一

文犀 含始吞 帝王世紀 含始遊洛有玉 馮夷剖 馮夷

剖蚌列 遊女弄 漢臯之曲 玉雞銜 上採交州 璜爲

交州百姓無農雅以採珠爲業以珠易米吳時慮百

姓私散好珠絕商旅人饑上請乃制自十月至二月

非采上珠 還合浦 詳類 無足自致 新序曰舟人對晉

王出崑崙無 無脛而走 難得之貨 希世之寶

含幽育明 詭暉別色 纍纍 禮曰纍纍乎 熒熒

熠熠 光並 卷二百五十五 三五 珠

賦梁吳均碎珠賦曰寶月生焉越浦隋川標魏之美
擅楚之賢既登席而趨麗亦綴履而升妍豈銜恩以
赴時獨佩皎而騰天瀛淮激電甘海震雷明珠碎矣
于川之隈視貪流而失轉見折水之亡迴謝驪宮之
瑞飾粉靈蚌之神胎若有人兮聲芒昧芳微斷兮明
珠碎明珠碎兮愴何宜珠之形兮一作珠不復全撫
陸離之瓊珮弔幽翳之金筵豈照車與璿燭但黃塵
及寒煙聊歌曰玉山之津兮已濡幽蘭之草兮亦舒
又聞珩璧之獨照不見掌上之明珠已矣哉若使青
雲之可尚當與碎珠之同棲

銘晉江統珍珠銘曰嗣茲陰景係晷太陽嘉彼金
令生廉聲以彰

贊晉郭璞蚌贊曰萬物變蛻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
珠懷璫與月虧盈協氣晦望

○貝藝文類聚

說文曰貝海甲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
到秦廢貝行泉爾雅曰貝居陸焱在水蛎音大者

鮎音小者音積今之細貝亦玄貝胎貝黑色者餘音蛎

黃白文蛎音治黃質白文餘泉白黃文白質黃文也詩成是

以紫為質黑吧音博而頽匡軌反中央大音而險音

小而情

情狹而長

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

徹以求則得有喜將至 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

錦 毛詩義疏曰貝龜屬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

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大者有徑一尺六寸今九真

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 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

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江吐大貝 太公六韜曰商

王拘西伯昌於羑里太公謂散宜生求珍物以免君

罪之九江得大貝百馮詩作百朋 鹽鐵論曰教與民改

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也 漢書曰文

帝賜南越王尉陀書及衣陀因使者獻紫貝五百

又曰王莽時八貝四寸八分已上二枚為一朋直一

百一十六牡貝三寸六分已上一朋直五十么貝二

寸四分已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已上一朋直

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為朋每枚直錢三是為貨貝五

品貝不盈六分不得為貨 山海經曰陽山濁洛之

水注于蕃之澤中多文貝 又曰陰山漁水中多文

貝 又曰邽山濛水多黃貝 又曰赤水之東蒼梧

之野有文貝 本草經曰貝子一名貝齒生東海

相貝經曰相貝經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

海河水產必究仲學仙於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漢
武去不知所之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
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皇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
瑞靈竒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
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
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鄣霞伏
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
啄蟬脊以逐温去水無竒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
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
鼉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駁

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
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唇點齒
有赤駁是也雖貝使病瘧黑鼻無皮是也鱗貝使胎
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
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瑩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
青唇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唇是也
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
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廣州志曰貝凡有
八紫貝最其美者出交州大貝出巨延州與行賈質
易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乃有大貝竒姿難儔

也交趾以南
海中皆有之
素質紫飾文若羅珠不磨而瑩采耀光
流思雖莫加欲琢匪踰在昔姬伯用兔其拘 徐衷
南方記曰斑貝羸太者圍之得六寸小者圍之得五
寸延州土地採賣之以易絳青 劉欣期交州記曰
大貝出曰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
寶晉郭璞貝贊曰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貴以文采賈
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過

○珊瑚雜采成篇

說文曰珊瑚色赤生於海中或生於山也 孝經援
神契曰珊瑚鈎瑞寶也神靈滋液百珍寶用則見

晉書四夷傳曰大秦國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其地
四方各數千里有城邑屋宇珊瑚爲椳琉璃爲牆壁
水精爲柱礎 宋書曰劉劭爲鬱林太守獻珊瑚
南史曰扶南國梁天監二年獻珊瑚佛像 西京雜
記曰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
四百二十六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絳火柏至夜
光景昭然 玄中記曰珊瑚出大秦國西海中生水
底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 述異
記曰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漢元封二
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命曰女珊瑚

○瑪瑙藝文類聚

廣雅曰瑪瑙石次玉 魏略曰大秦國多瑪瑙 玄

中記曰瑪瑙出月氏國 廣志曰瑪瑙出西南諸國

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二年盜發張駿陵得瑪瑙鍾

榼

魏文帝瑪瑙勒賦曰瑪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

交錯有似瑪瑙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命夫良工是剖

是鑄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為圓沈光

內照浮景外鮮繁文縉藻交采接連嘉鏤錫之盛美

感戎馬之首飾圖茲物之攸宜信君字之所服爾乃

藉彼朱芻華勒用成駢居別趾煥若羅星 魏王粲

瑪瑙勒賦曰遊大國以廣觀覽希世之偉寶總眾材

而課美信莫臧於瑪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綠與蒼

阜於是乃命工人裁以飾勒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厥

容應規厥性順德御世嗣之駿服表駉驥之儀則

○瑠璃藝文類聚

廣雅曰瑠璃珠也 集韻曰瑠璃火齊珠也 漢書

曰武帝時使人入海市瑠璃 魏略曰大秦國出赤

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種瑠璃 吳歷曰黃武四

年扶南諸外國來獻瑠璃 諸葛恢集詔答恢令致

璫璃椀 世說曰滿奮畏風在武帝璫璃牕內坐實
密似踈奮有疑帝問之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又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盤悉用璫璃器 又曰
王敦尚主至石崇舍如廁畢婢擎金澡盤盛水璫璃
椀盛澡豆王取豆著水中飲之謂之乾飯 十洲記
曰方丈山上有璫璃宮 廣志曰璫璃出黃支斯調
大秦曰南諸國 南州異物志曰璫璃本質是石欲
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亦
可浣衣用之不須淋但投之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
則不可釋

晉潘尼璫璃椀賦曰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
危於是遊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闕燭龍覲王母訪仙
童取璫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玄儀以取象准
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圓盛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
停灼爚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
喻其清剛堅金石勁勵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

○車渠

藝文類聚

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 蘇子曰車渠瑪瑙出於荒
外今冀州之士曾未得其奇也 玄中記曰車渠出
天竺國 廣志曰車渠出大秦國及西域諸國

賦魏文帝車渠椀賦曰車渠玉屬也多織理縹文生于西國其俗寶之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并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厲蒼天夫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稠希不謬洪纖有宜 王粲車渠椀賦曰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於山岳含陰陽之淑貞飛輕縹與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明以內曜澤溫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條達而有文兼五德之上美超眾寶而絕倫

○璚瑁藝文類聚

廣志曰璚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 周書王會曰伊尹謂湯曰請以璚瑁為獻 史記曰趙使於春申君欲誇楚為璚瑁簪劍器悉飾以璚瑁 續漢書輿服志曰貴人助蠶璚瑁釵 南州異物志曰璚瑁如龜生南方海中大者如蓬蔕背上有鱗其大如扇發取其鱗因見其文欲取作器則煮之因以刀截任意所作冷乃以梟魚皮錯治之後以枯條木葉瑩之乃有光耀

魏繁欽詩曰何以表別離耳後璚瑁釵

賦晉潘尼璠瑁枕賦曰有璠瑁之奇寶亦同旅于介
蟲下法川以矩夷上擬乾而規隆或步趾於清源或
掉尾於泥中隨陰陽以潛躍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
智備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文若綺波背負蓬
萊爾乃遐夷效珍越裳貢職橫海萬里踰嶺千億挺
璞荒巒摛藻辰極光曜炫晃昭爛燿艷嘉斯寶之兼
美料衆珍而靡對文不煩於錯縷采不假乎藻績豈
翡翠之足儷故犀象之能逮

後漢班固與竇憲牋曰明將軍賜固璠瑁簪

書高文與婦書曰今致璠瑁枕一枚

唐類函卷一百六十五終

